

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
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
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
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
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
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
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

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
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
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
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
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願
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
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
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

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

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今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操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
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
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
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聳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
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
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
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
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
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
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
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
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
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為法清淨為心使姦無所
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
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
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

庶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賦籍惣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共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專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卷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
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
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
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
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
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
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
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
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

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
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
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
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
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
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
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
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沈離道路雖然 陛
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
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
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
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

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夫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續添

上皇帝書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負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絀竭則壘取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

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建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囁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

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
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
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
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
廷徒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
一家東北二治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
自鐵不比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
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
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為忍之民
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

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郤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
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
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
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
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救惡又城大而兵少
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
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
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
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

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

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為畏法不敢借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

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
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
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
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
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不能使下以王嘉之
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
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

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
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
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
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
以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其權
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
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
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
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
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

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能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

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鯁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及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

第其功閔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

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
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庚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
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殒身之恨已無及矣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
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
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
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浸遲不終如綫蓋用兵之禍

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元已裕人幾至刑措
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
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後存秦隋用兵
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後滅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 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
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

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

師騷然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賊殺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瘡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

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煮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鬻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

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已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

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

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
將哀痛悵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
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
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
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
雷在地中復先主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
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
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
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
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
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
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
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
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
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

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
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
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
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
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
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
關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
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
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
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

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
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五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五

三十三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六

書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杜大不能
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
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
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
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
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六

書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杜大不能
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
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
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
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
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

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
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
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一作勞而安於豢畜之
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
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
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間
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
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
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噐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
於實効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

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
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
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
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
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
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
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
由興也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
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涸僮矯異求如東
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

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

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

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
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
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
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
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
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
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
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
近山川之嶮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君子與夫姦偽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

茫昧儻恍一作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
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
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
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輔無貪於得而無
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
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
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作

曰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
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
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
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
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
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
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
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
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
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

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
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
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闔魯
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
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
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
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
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
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
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

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
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
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
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
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
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
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
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
不感在雖其狂狷無行之徒亦自効於下風而范公
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

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
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
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
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
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
置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
矣世之竒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
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

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誇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

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誇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撲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

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
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
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
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誇詞而急
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
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
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
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
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

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
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
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
也故輒自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
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刻勝而不
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
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
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

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
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為異
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
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
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
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

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
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
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
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
其踈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
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
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
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蹶蹶然而來仰不知明公
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

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

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士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自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

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不深思遠慮者比其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効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躡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

一藝辨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亦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

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自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功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慙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

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

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

公相其利可愛其塗其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
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
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
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
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
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
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
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崑崙北
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
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

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
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
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
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有大事非其氣之過
人者則誰實辨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
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
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遽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
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

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歌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取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

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飩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力然至於不足則逆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釜餽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職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摘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自難自損優輕日

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 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

給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甚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曾未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

測而大服也今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 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跡絕跡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

而又黥黥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踈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踈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鎖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細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

憲勢不得釋而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一作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眾皆經

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
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
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
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
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
所及甚少不稱 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
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
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
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
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為空言而無信

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
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
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
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
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
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
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

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方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

上梅直講書

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工冒左右無任戰越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

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先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

身曰不怨

凡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
位不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
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六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二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

并叙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文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



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為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為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
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為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喜矚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

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願為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駢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須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為無足使令者是大